

音乐教师职业素养丛书

丛书主编 郭声健



守望音乐教育

郭声健 著





音乐教师职业素养丛书

丛书主编 郭声健

The Keeping-Watch of Music Education



守望音乐教育

郭声健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音乐教育 / 郭声健著. —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5

(音乐教师职业素养丛书)

ISBN 978-7-5668-0373-3

I . ① 守… II . ① 郭… III . ① 音乐教育—教学研究 IV . ① J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5869号

守望音乐教育
著 者 郭声健

出版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崔军亚
责任校对 黄颖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 邮编：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排 版 灵动轩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 / 16
印 张 20.125
字 数 291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数 1—3000 册
定 价 3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音乐教师的职业优势（代序）/1

一、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1

我的中小学教师经历/2

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6

我属于音乐教育大圈子/9

我深深地热爱这块土地/11

我拿什么献给灾区的孩子/13

梦开始的地方/15

做学者我不够格/18

不争与清零/20

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24

自产自销与自娱自乐/27

了却一桩心事/29

尝试做了一个发起人/31

我有一个梦想/35

二、音乐教育要从心开始/37

音乐教育要从心开始/38

别让专家凌驾于学生之上 / 40
4分11秒的“原则性错误” / 43
练习册的故事 / 47
当音乐教育被用来牟利 / 50
艺术展演的高水平尴尬 / 52
音乐何须“考” / 56
音乐课没有考试压力是万幸 / 59
音乐教学的民主化进程 / 62
音乐互助学习与民主行为 / 67
教学创新从导入做起 / 70
教学应是分享 / 73
音乐教育就该树立享乐观 / 75
音乐教师的“翻身道行” / 77
小广告折射出的教育追求 / 81

三、与一线教师快乐分享 / 85

抱怨少一点，幸福多很多（一） / 86
抱怨少一点，幸福多很多（二） / 90
站着说话腰也疼 / 95
致暗夜的茶花 / 98
“舍己育人”还是“善己育人” / 101
与一线教师对话让我快乐成长 / 104
网络交流的甜头 / 108
老师们，别怕 / 110
许多思想是写出来的 / 113
音乐教育科研任重道远 / 115
最艰难的一次论文评选 / 120



为爽约道歉 / 122	
开心一刻 / 124	
小米和彩果 / 126	
无法拒绝的理由 / 128	
一叠封存已久的信 / 130	
飞行遐想 / 132	
愉快的课间十分钟 / 135	
课间不休息 / 137	
在火车上静静品读温暖的人生 / 139	
回国后这两个月 / 141	
幸福其实挺简单 / 144	
四、为人师的使命与责任 / 148	
为师的底线（一） / 149	
为师的底线（二） / 151	
谁是丢脸的人 / 153	
立志做个好老师 / 155	
导师导什么 / 157	
研究生研究什么 / 159	
研究生每天要做三件事 / 163	
高质量的处女作 / 165	
最靠谱的选题 / 167	
团队的凝聚力 / 169	
不要只做后记里的伟人 / 171	
吃一堑，长一智 / 173	
给人警示的梦 / 177	
残酷的考博 / 179	

- 无奈的复试 / 182
全体缺课带来的反思 / 185
别让学生在讲台和舞台间徘徊 / 189
给力的音乐教育书简 / 193
瞧这一大家子 / 197
好论文聊出来 / 199
越是辛苦越幸福 / 203
一场马拉松模拟课堂教学比赛 / 205
一次用心准备的教学点评 / 207
一次别开生面的实习总结会 / 214
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216
- 五、纯真深厚的师生情谊 / 218**
- 我的四位恩师 / 219
几个学生的小故事 / 222
她是我表扬最多的人 / 228
不要太在意老师说的话 / 231
你在北京还好吗 / 234
说说“笑笑大白” / 237
总有几个电话不会忘记 / 240
学生安排的生日聚会 / 243
- 六、儿子是我的益友良师 / 245**
- 五线谱的打击 / 246
高三那年写给儿子的信 / 250
干杯吧，孩子们 / 254
像尊重“别人”一样尊重孩子 / 256
音乐在大学生心中的分量 / 260



别以爱为名义主宰孩子的人生 / 262

为儿子写的推荐信 / 2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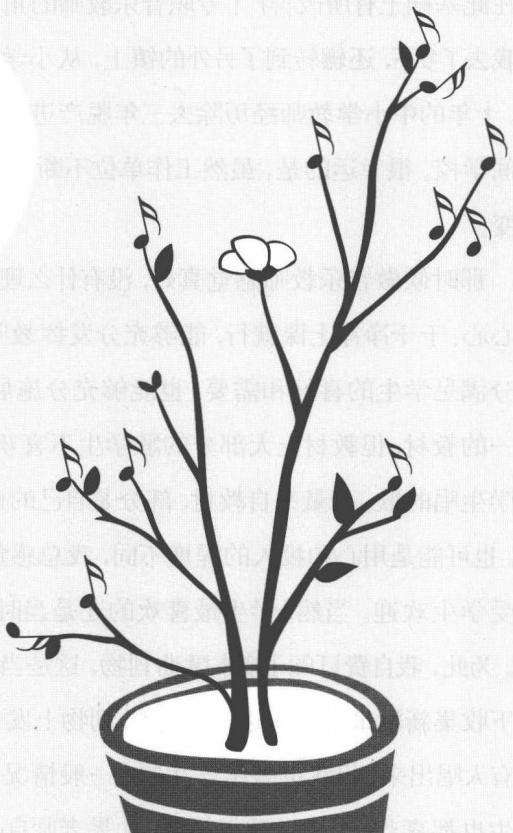
附录一：
跨越国界的音乐教育理念：成全青年人的个性
——郭声健教授、郭曲同学访谈录 /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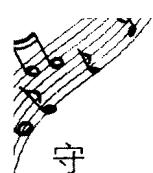
附录二：
关于《艺术教育论》 / 297



一、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

最近几年，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平静、最充实、最快乐，也最有意义的日子，因为我成了一个彻底表里如一、毫无羁绊的普通教师，这样的角色定位让我可以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命中注定了我毕生要为之努力的音乐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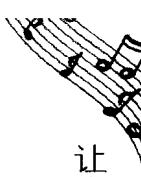


我的中小学教师经历

都说人一旦喜欢怀旧，表明心态已经变老。我这几天老想着几十年前的一些事情，看来生日还没过，衰老已提前。不过没关系，人总是要老的，这是自然规律。回忆过去，总结人生，也能够获取更多的经验教训。所以，无须刻意控制和装扮自己，不妨先来回忆一下我做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经历。

那时候中师毕业，才18岁就参加了工作，其实自己也只是个大孩子。最开始我被分配在一个镇完小，担任全校18个班18节音乐课的教学工作并兼任大队辅导员。很有些不可思议，30年前的一个小镇学校居然还配备了一位专职的音乐教师，并且每个年级都上音乐课（也不知30年后的今天，那里的音乐教育状况是否在此基础上有所改善）！专职音乐教师的角色我因故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后来我去了乡下，还辗转到了另外的镇上，从小学到高中，主要担任其他课程的教学，十年的中小学教师经历除去三年脱产进修，实际工作的七年时间里竟换了六间学校。很幸运的是，虽然工作单位不断变换，兼职音乐教师的身份却始终未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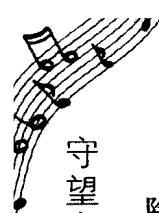
那时候做音乐教师感觉真好，没有什么理念教法，也没什么赛课交流，安安心心、干干净净上课就行，能够充分发挥教师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充分满足学生的喜好和需要，也能够充分施展教师的特长和才华。虽然也有统一的教材，但教材上大部分的歌学生不喜欢学，我自己也不乐意教，所以我教学生唱的歌，少量来自教材，部分是自己的创作，大部分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也可能是用心和投入的程度不同，我总感觉自己写的歌和教材上的歌相比更受学生欢迎。当然，学生最喜欢的还是当时能够在广播里和电视里听到的歌。为此，我自费订阅了多本歌曲刊物，这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录像设备的情况下收集新歌最主要的途径。此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优秀创作歌曲，虽然还没有人唱出来，但我也教给学生唱。一般情况下，我挑选的那些自己喜欢的歌学生也都喜欢。个中道理很简单，如果老师自己都不喜欢，学生又怎么能够喜



欢呢？教学内容首先老师自己得喜欢，这是上好课的前提条件。我至今都还记得在我的课堂上回响的歌曲包括：《妈妈的吻》《龙的传人》《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明天会更好》《三月里的小雨》《绒花》……还有我特别喜爱的“九州方圆”里的那几首曲子：《风雨兼程》《与我同行》《深圳情》《等到明年这一天》《夜色阑珊》等。

那时候的音乐课，其实主要还是唱歌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教其他的内容。比如，我会结合学唱的歌曲教学生识谱，并传授一些在学唱歌曲中所包含的乐理知识，知识技能的教学可以说是比较完美地渗透在学生的演唱活动之中了。而这并非是什么先进的教学理念所指引（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听过“教学理念”这个词），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需要，因为要想让学生唱好歌，把歌曲唱得更美更动听，就必须要让学生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并掌握必要的、当然也是简单的歌唱技巧。这些东西的学习完全是出于歌唱的需要，所以学生不但不会排斥反而还很期待。很有意思的是，学生喜欢的歌，往往他们都希望把歌谱抄下来，为此很多学生都有厚厚的一个歌本，而抄写歌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练习识谱和熟悉记谱符号的过程。所以，传统落后也不见得都是坏事情，有时候我们回顾过去，并不是要试图回到过去，而是要从过去获得对现在和未来的启示。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了录音机，但还比较稀罕，我花了大本钱买了一台从香港走私进来的双卡录音机，并在课堂上充分发挥和展示了它的功效：让学生欣赏歌手们的演唱；把学生在课堂上演唱的歌即时录下来，让他们聆听自己的歌声等。可以想象，这个洋玩意儿又会给学生增添多大的乐趣。那时候没有推广器乐教学，学校一般除了教学用的风琴之外，其他乐器都没有。不过，我自己买了手风琴、小提琴、二胡、笛子等，虽然都是自学没成才、无师自通的启蒙水平，但我喜欢在课堂上变着法子交替使用它们，或给学生伴奏，或表演一段拿手的，活跃一下课堂气氛，也多少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回想起来，真的好像没有过学生不喜欢上音乐课的记忆，当然这也不排



除怀旧怀的尽是些“好旧”。不过，自己的感受总还是深刻和真实的，当时我上音乐课的确很投入、很享受，比上任何其他科目都喜欢。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对音乐很痴迷，我曾坚持自学作曲（也就是写写群众歌曲），在县里还小有名气，曾很盲目地发誓要在20岁之前公开发表作品。尽管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21岁和22岁那两年，的确在省里的音乐刊物上发表了两首歌，另外省人民广播电台还录制了我的另外两首歌，并由当时省里的知名歌手演唱。为此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我发表处女作的时候的确已经超龄，但它还是20岁的时候写成的，应该也算基本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由此我想到，当好音乐教师的首要前提是自己要热爱音乐，而且这种热爱并不是被动的、功利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没有目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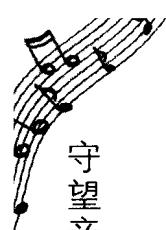
上面我怀的都是“好旧”，其实也曾有过不属于“好旧”的事情发生，说出来都有些丢脸，我觉得也应该记录下来。大概是在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去参加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的招生考试，我清楚地记得演唱的是自己创作的一首歌颂张海迪的歌，并且还拉了一个二胡曲做帮衬，信心满满的我最终却名落孙山。这一结果合情合理，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而且又来自信息闭塞的农村地区，连考试的套路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够考上。但这次考试并没有让我沮丧，反而使我清醒了，更加安心教学工作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萌发过报考专业音乐学院的念头。人生往往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没想到十多年之后我竟被引进到了曾经落榜的学校做起了老师。假如当初如愿考中，或许现在的情形就完全不同，真是应验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

7年的中小学音乐教师经历给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一方面它注定了我这一辈子要干这一行，或许正是当年的那份情结让我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而且让我对音乐教育和一线教师的感情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我的学生队伍中，以及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都有，这是我最引以为荣的事情。当年的学生和我的年龄差距并不大，因此这么多年的感情积累和交往，既是以师生关系为纽带，更是一份兄弟兄妹之情

谊。而且我对当年的那拨孩子似乎更加偏爱，每逢生日，我总会接到我的小学生、中学生的祝福电话；生日聚会上如果允许有学生代表参加，那我肯定优先考虑那几个学生哥们。

最后我想说，做音乐教师好，还体现在音乐教师留给学生的记忆既深刻又美妙。两年前的春节，我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她说是我初中的学生，一家三口路过长沙想来看看我。虽然她报上的名字我完全没有了印象，但自己还能够被28年前的学生记住，心里美美的。我们见了面，共同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情，当我问到她初中的那些科任老师都有谁时，她显得有些尴尬，说好多老师她都不记得了，就记得你郭老师。我很纳闷地问，为什么你还记得我呢，我只不过每周给你们上了一节音乐课啊。她是这样解释的：你的歌唱得好啊，你还喜欢叫我在课堂上唱歌呢，你经常表扬我的。我记得我唱过……（不好意思，那些歌她都记得，可我不记得了，此处只能用省略号带过）一番甜言蜜语听得我受宠若惊，我不只是为我自己高兴，也是为我们所有的音乐老师高兴，同时她的这些话也给了我启迪与信心。其实，中小学生是很容易满足的，他们的需求是简单朴素的，给他们唱歌的机会，并适时地鼓励表扬，这对音乐教师来说不是举手之劳吗？由此看来，音乐教师无疑是最有可能成为学生心目中“重要他人”的人。

自这次见面之后，我们两家便经常走动，成了最好的朋友。我是沾了音乐教师的光，这也是音乐教育对我的恩赐。



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

最近几年，我有幸常常收到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性留言或邮件，包括大家在QQ空间里对我的日志所发表的评论，正是这些热情的鼓励和殷切的期待赐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鞭策着我在音乐教育的道路上快乐前行。回想起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音乐教育圈外的一位出版界朋友在2009年写给我一封简短邮件，他是这样写的：

声健：这两天把你给我的《考察报告》仔细阅读完毕，《越洋对话》正在阅读。有同感，有收获，有启发。总之，佩服老兄，你已经把你的生命与音乐教育事业融合在一起了。因之，读着你的著作，最大的感受是：不是单纯“写”出来的，而是“用心写”出来的。向老兄学习、致敬。我们教育界、音乐教育界缺少你这样的人。

之所以这封邮件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甚至可以说有些让我震撼，是因为他说的“你已经把你的生命与音乐教育事业融合在一起了”这句话仿佛一下点醒了我，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种顿悟。是啊，回忆自己走过的这几十年人生之路，或许我命中注定会与音乐教育紧密相连。

儿时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书没读什么，演出倒不少，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不仅活跃在学校的舞台，更是经常到工地上慰问演出。我演过湘剧《园丁之歌》，也演过《沙家浜》《红灯记》等京剧选段，还演过老师自己创编的花鼓戏剧目。记得在某一个节目中，我扮演一个老头，大家看过后，都说我演得活像我父亲，当时我听了这话很不舒服，但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对我表演水平的褒奖了。13岁那年，通过层层选拔，我进入地区文工团小演员班学习一年，那是初二的时候，因为当时初中只读两年，所以我的初中实际上因进小演员班而只读了一年，文化基础之薄弱可想而知。高中两年间正逢国家恢复高考，党中央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艺术给科学让路，较此前，我们文艺演出的



机会自然减少了。后来读师范，艺术的特长又有了施展的空间，我毫无悬念地担任了没有一个女生的“纯爷们”班的文艺委员，后来好像还做了学校的文艺部长吧，组织文艺活动和演出的机会又多了起来。读师范的最后半年，我在县里最好的小学实习，教音乐课，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当音乐教师的滋味。师范毕业后，我先后在多所乡镇中小学任教音乐课，也间或教点英语，但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音乐老师，因为，对我来说，做音乐老师底气更足，也更快乐。

后来，外出进修了外语，心就有些不安分了，想从山沟沟里爬出来，而考研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我并不具备考研的条件，但有梦想比有条件更重要也更关键。上研究生，虽然不再是音乐老师了，但这份情感没有丢。硕士博士两个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把艺术教育、音乐教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感谢恩师让我夯实了理论基础，感谢教育部的领导，给了我了解艺术教育实践与参与艺术教育政策制定的机会。博士毕业之后，阴差阳错地又从事了三年音乐教育刊物的编辑工作，那也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在那里，通过我的文章，也通过开办论文写作辅导班，我结交了许多不曾谋面的音乐教师朋友。2000年，在我离开音乐教师岗位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又成了一名音乐教师，只不过是到了大学，更多的是做起了为中小学音乐教师服务的工作。我写写书，写点文章，做点讲座，通过这样的方式，与老师们分享我对音乐教育的一些感悟。我还带带研究生，教他们做诚实的人，做有本事的人，教他们热爱音乐教育，特别是要尊重中小学音乐教师。我的学生都很棒，我以他们为荣。又一个三年之后，我鬼使神差地到了出版社工作，这是一个待遇不错、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且让人感觉很温暖的小集体，我和同事们相处很融洽。可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时常处于矛盾、焦虑的状态。原因我很清楚，虽然还是指导着学生，但明显感觉离音乐教育越来越远，和音乐教育同行越来越生疏。为此，我提出过辞职，但未获批准。就在这个时候，我获得了出国访学的机会。这个机会来得太是时候了，我可以真正潜心投入音乐教育的怀抱。我利用着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学习、考察和写作。这一年里，写了几本书，也写了一些文章，写作的过程是辛苦

而快乐的。下面这句话说出来似乎是在自我标榜，但是我的真心话：我主要不是为了出成果而写作，而首先是为了让更多没有机会出去的音乐教育同行们透过我的描述初步了解真实的外面世界。因此，那些东西，的确是我“用心写”出来的，隐隐约约的一份责任感在驱使着我的行为。

这个时候，我似乎慢慢地意识到，我的生命开始融入音乐教育之中，我需要延续这种良好的状态，需要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出处，在那里，我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我所热爱的事业之中。于是，我毅然放弃了出版社总编辑的位子和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到了广州。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工作的这几年光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度过的最平静、最充实、最快乐，也最有意义的日子，因为我成了一个彻底表里如一、毫无羁绊的普通教师，这样的角色定位让我可以全心全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就是命中注定了我毕生要为之努力的音乐教育。

有人问我为什么对这份职业如此执着和投入，其实理由很简单：当一个人一旦意识到命中注定为此而生时，他就必然会心无旁骛、无比专注，犹如对待自己的终身伴侣。

我属于音乐教育大圈子

第六届全国中小学音乐课评选活动在重庆开幕时，有许多老师在网上问我是否去参加这项活动，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见个面聚一聚。每当老师们问到这事的时候，我感到很尴尬甚至有些无地自容，因为我不是这个学术组织的成员，事实上自从我离开北京原来的工作单位之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音乐教育学会组织的任何活动了。

我这么解释，有老师不太相信或感到惊讶。一位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她说：“咦，怎么我们没这样觉得呢？”我只好半开玩笑地继续解释：历史的原因吧，我是一个边缘人，进入不了这个圈子，我只属于自己。这位老师很给我面子，一句幽默而充满善意的话化解了我当时的窘迫：“郭老师属于大圈子，哈哈。”

“郭老师属于大圈子”，我很喜欢这句话。虽然这明显是一句安慰性的话，但我将其视为老师们给我的褒奖。这句话让我开心了整整一个上午，并毫无疑问将激励着我的未来。我甚至有些自豪和骄傲，我属于音乐教育这个大圈子，我属于一线音乐教师这个大群体。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学术团体是个专家组织，往往还多少散发出一些官场的气味，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官衔职务的普通老师是不太可能拥有这份荣耀的。前不久听一位朋友说，他参加的另一个学会正准备把我纳入，当时我只是笑了笑，可心底里却在说：千万别“纳”我，我还是做一个没有组织的自由人比较好，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不进入某个小圈子，就意味着属于大圈子。

在长沙工作后面那几年，除了带音乐教育的硕士生、博士生，我主要在出版社工作。出版社是另一个大圈子，可出版事业不是我的毕生追求，我甚至连大圈子都混不进去也不想混进去，这种定位模糊且没有归属的感受，时间久了会让人很痛苦。所以，我下决心离开了那个让我游离于外多年的大圈子。到广州之后，终于当上了专职老师，回到了音乐教育这个大圈子，归属感有了，心里